

民國名人趣談

● 康保証（中國文化大學講師）

粉墨登場勸募捐款

民國元年四月，由於國民革命經費開支龐大，於是發動籌募愛國捐款。吳敬恆（稚暉）爲了不甘落於人後，特定四月十九日在上海新舞臺粉墨登場。他化裝成小丑，身穿黑色西裝，圍上紅領巾，頭上紮個小辮子，還繫上紅線，左手拿着西班牙鼓，鼓邊有八個銅鈴，右手拿把摺扇，有節奏的敲打鼓，鼓聲鏗鏘鏘鏘聲中，高唱他自編的蘇灘勸募詞。

吳稚暉雖不是貴官顯達，但是在上海大家都知道他是愛國的文人。此次他親自表演小丑募捐，當然博得大家的讚許和掌聲，紛紛投擲大小銀元、銅幣（當時的錢幣）。稚老猶以爲未足，便跪在台前叩頭不止，而且愈叩愈快，觀衆很同情，大家再次的紛紛投出銀元，有的手上的金戒指、金手鐲也捐獻出來。這時吳稚暉才站起來大聲的說：「謝謝各位女男來賓，我勸大家捐錢，我自己不捐一錢，我下不了台。我只好把我腰間所有的錢拿出來，也算我吳稚暉裝點門面和大家湊熱鬧。」他說完後，將腰帶一鬆，許多銅元嘩

啦啦的落下，他就在滿座掌聲中鞠躬下台。

閻王請吃飯去不得

民國十五年冬，那時正是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時，當時平、津、華北一帶還在北洋軍閥管轄中，吳稚暉是革命派人士，但他有事要到北方去，爲了行動方便，便化裝成一個鄉巴佬，帶着堂弟吳和叔一同乘輪船潛往天津，再去北京。和李石曾商談要事後又轉太原，力勸閻錫山參加革命軍行列，並且約定日期出兵。當時閻錫山猶豫不決，吳稚暉住在旅館裏推說得了重傷風病，不能見客，謝絕一切應酬，一直等到閻錫山真正答允發兵後，他才表示病已好，可以和閻面談了。

他裝病那時，正好在農曆年間，閻錫山念他作客在外，派人邀請他除夕去吃年夜饭，他拒謝好意。笑着對他的堂弟說：「他姓閻，閻王那個閻，閻羅王請吃年夜饭，我們怎敢去？」

遠看似花近看一疤

吳稚暉在國外時，遇到一位學西畫的留學生正要開畫展，那位留學生因仰慕吳稚暉的名望，

特地選出一幅自認爲是最佳的傑作，懇求吳稚暉在他的畫上題字以增光彩。

那幅畫是超意境的印象畫，稚老左看看右看看三仔細看，還是看不出究竟畫的是什麼？但又不忍心回絕畫家的誠意，勉強作首打油詩：「遠觀一朵花，近看一個疤。原來是幅畫，哎呀我的媽！」不知那位畫家看了後作何感想？

臭味十足無題寫詩

民國四十年時，臺灣詩壇的詩友準備編印詩選，以吳稚暉的名望，大家都盼望有他的代表作，誰知他却戲作「無題」詩，爲他的代表作。詩前還有序云：

「夜半四時許，瀉藥之性發，急急開燈，披棉袍已來不及，知不能走到茅廁矣。即扯住棉袍角，在床前放手一撒，自然一地腥臭氣薰騰，糞花四濺。又走茅廁撒個暢快，洗淨臀部，進房收拾。然未臧老媽送爐灰一箕箕，並未臧小聽差拿巨大拖箕掃做工。祇化了面盆一隻，刮墨刀兩把，揩布一塊，五點鐘即大功告成。」詩吟：「半個鐘頭半截腰，居然遮蓋絕絕好。不是親眼看見

過，不信有此不得了。無錫常言稱老小，人到老來就要小。出尿出尿平常事，還要裝出大好老。」

吳稚暉多用「屁詩」或「臭詩」，諷笑那些「歪詩」。此次以「屎」作詩，拿「屎」來作代表作，自然是表示臭味十足的妙論。

陋屋安居自題蝸廬

抗戰時期，政府遷都至重慶，開國元老吳稚暉也追隨政府專家遷至重慶，他住在上清寺街中一間小屋裏，大門上面橫額寫着「蝸廬」兩字。客廳、臥室、書房、廚房、浴室等都在這十幾平方尺的小天地裡。屋內的設備更簡陋：一張木板床，一條藍布棉被，一個古老的硬木枕頭，床頂上掛着舊蚊帳，幾張木椅子和一些日用品等。在書桌旁邊貼着他自己寫的「斗室」兩個篆字。

朋友們看了他那「斗室」都很奇異的問吳稚暉：「聽說國民政府替你蓋了一幢房子，你為何不搬去住呢？」吳稚暉笑答：「我生平不修邊幅，壞房子住習慣了，好比豬糞住在豬圈裏，很舒服自在。如果有人把豬糞趕到水泥洋房子裡去住，他反而不習慣，要生病的。饒了我的老命吧，我是住不慣好房子的啊。」

孫文投資培養人才

王寵惠字亮疇，廣東人，民國前八（西元一九〇四）年，他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法律。次年，在紐約遇到孫文先生，正巧孫先生寫了一篇告

歐美人土宣言：「中國問題的眞解決」。人們都知道孫先生在香港英文書院求學，英文程度很好，可是他和王寵惠相談之下，知道王寵惠的英文也很好，所以便將「中國問題的眞解決」一文請王寵惠替他潤色，從此也稱讚王寵惠的才學，是個可造之才。

幾年後，孫文先生在新加坡時，忽然接到王寵惠由歐洲寄來的信，說要投考國際法學院，學費無著落，懇請孫先生設法幫助云云。那時孫先生也在開窮，東湊西湊湊去一千五百元。

當時有幾位同志認為救國爲先，不可因個人利益而化去一筆鉅款。孫先生解釋道：「培養一位有聲望的國際法學者，在壇站上的折衝，其力量有時可勝過十萬雄兵。王寵惠法學精深，英文純熟，學成以後，將來對本黨有很多幫助。」同志們聽完，才了解孫先生是如何的培植人才。民國以來，王寵惠果然爲黨國做了很多艱鉅工作，不負孫先生的厚望。

中英婚姻不同之處

王寵惠在英國倫敦時，有一次，參加英國外交界的宴會，席中有位英國貴婦見了王寵惠問道：「聽說中國男女的婚姻，是憑媒說合，彼此沒有經過戀愛，雙方不相識便結合爲夫妻，那太沒有情調；不像我們英國的夫妻，男女都經過長時期的戀愛，使雙方互相有深切的認識，然後才結合爲夫婦，這是多麼的美滿啊！」

王寵惠從容地回道：「中英婚姻好比兩壺水，我們中國的婚姻像一壺冷水，放在火爐上慢慢

的熱起來，而最後到達沸點。所以中國家庭中夫妻的感情，最初是冷淡的，日子相處久了，漸漸就親熱了，因此中國很少有離婚的事件。至於貴（英）國呢？就好像一壺沸騰的水，結婚後就慢慢的冷下來了。聽說貴（英）國的離婚事件很多，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！」

林紓書房乃造幣廠

林紓（琴南）在京師大學堂做教習時，夫人劉氏不幸去世，他的好友高而謙爲解他喪妻之愁，介紹王壽昌（曉齋主人，精通法文）和林紓合譯茶花女（由王壽昌口述，林紓執筆）。林紓以悱惻纏綿的筆鋒，刻畫出男女相思情愛，每當翻譯到傷心的情節時，他和王壽昌相對流淚，可見其感人之深。故有「傷心茶花女，蕩盡浪子魂」的詩句。這是林紓翻譯小說的第一本，他用冷紅生筆名發表，那時是光緒二十五年（西元一八九九年）在北京小書店出版。到了民國十二年，又由同鄉嚴復介紹商務印書館再版印行。

林紓認爲用古文筆調寫小說，只要入情入理，能使人人可讀，亦爲文人不朽的事業。他雖不懂外文，由傳譯者口述，然文思敏捷，每當傳譯者口述剛完，他的譯文已寫好，不必再加以刪改，因此他翻譯了很多外國小說。約有一百一十多種，計有一千二百多萬言，每年所收的版稅相當可觀。

林紓不但善譯小說，他的國畫也很聞名，慕名購畫者頗多，所以他的同鄉陳石遺戲呼林紓的書房是「造幣廠」。

講墨子胡適不够格

胡適有一段時期，對墨子的學說很有興趣，有一次和黃季剛在同一筵席併坐，他又對黃季剛大談墨學，却被黃大罵道：「現在講墨學的人，都是混帳王八。」

胡適聽後隱忍不答話，其意是話不投機不談吧！誰知黃季剛隨後再罵道：「胡適的父親，也是混帳王八。」胡適這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怒氣沖沖地指斥黃季剛不該侮辱他父親。這時黃微微地笑道：「你不要生氣，我只是考考你，你知道墨子是講兼愛，所以孟子說他是無父也。而你心中還有你父親，可見你不是墨子的標準信徒！」全座聽了都哄然大笑，只有胡適啼笑皆非。

要呂洞賓點金手指

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，學生請教讀書方法，蔡校長說明讀書方法的重要，有一個妙喻：「八仙之一的呂洞賓，有一次遇到一個窮人向他求助，呂仙用手指着石塊變成金子送給窮人，誰知窮人不要。呂仙感到驚奇，心想：窮人不要金子，沒有貪心的念頭，可以學道。於是就問窮人不要金子的緣由？原來窮人要呂仙的手指，這樣可以點出更多的金子。這個窮人的態度，在道德方面說固然是不好；但就求學而言，却是最不可少的；所以說我們讀書要追根問由。」

溥儒怪癖不識回家

大家都知道溥儒（心畵）的詩、書、畫三絕

是聞名的，但生平還有三大怪癖，恐有許多人不知，特將三大怪癖錄下如左：

一、他不能料理自己的衣食起居的生活。吃不知饑飽，衣不知冷熱，口袋裡有錢不會應用，出了門後不會認路回家，所以出門總要有人在旁照顧。

二、善忘：朋友相見多次，同席好幾次，他还是陌生。因此經常得罪人，也常常鬧出許多笑話，而自己還不知道呢。

三、好吃：食量大，吃相不雅。他最喜愛吃蟹，一餐可吃六○幾隻蟹，蟹壳堆滿桌，堆得無法再堆才不吃。吃西餐要吃雙份，吃水餃有一餐食一百多個的記錄。

學草書不可成草包

大家都知道于右老的書法是聞名中外，他自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創設草書社，廣徵歷代草墨遺墨，共蒐求到歷代草墨遺跡和漢晉的簡策磚石等約有七十多種。他立下「易識」、「易寫」、「準確」、「美麗」四項原則，再經五年多的時間研究和整理，把日常用字的部首偏旁分列系統，編成七十一個代表符號，刊印出「標準草書千字文」，並附有釋例和檢字表等發行推廣。

很多人對草字，大都是一知半解，看似甲字又像乙字，深感頭痛。如今，有了這本通俗易學的標準草書，把前人寫的草書妙理，讓今人得以領悟，為漢字改革運動創下了一條新的路徑。

于右任幽默的對人說：「我們學草書，如不能成草聖，也應成草賢，但是千萬不要做『草包』。」

聖文拾夢抒懷

隆重 李 潔 著
出版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滙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
中外雜誌社帳戶。